昌黎先生集/卷十二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昌黎先生集
作者：韓愈　唐

獲麟解

麟之為靈，昭昭也，詠於《詩》，書於《春秋》，雜出於傳記百家之書。雖婦人小子，皆知其為祥也。然麟之為物，不畜於家，不恒有於天下。其為形也不類，非若馬牛犬豕豺狼麋鹿然。然則，雖有麟，不可知其為麟也，角者，吾知其為牛；鬣者，吾知其為馬；犬豕豺狼麋鹿，吾知其為犬豕豺狼麋鹿；惟麟也不可知。不可知，則其謂之不祥也亦宜。雖然，麟之出，必有聖人在乎位，麟為聖人出也。聖人者必知麟，麟之果不為不祥也。又曰：麟之所以為麟者，以德不以形。若麟之出不待聖人，則謂之不祥也亦宜。

師說

古之學者必有師。師者，所以傳道受業解惑也。人非生而知之者，孰能無惑？惑而不從師，其為惑也終不解矣。

生乎吾前，其聞道也固先乎吾，吾從而師之；生乎吾後，其聞道也亦先乎吾，吾從而師之。吾師道也，夫庸知其年之先後生於吾乎？是故無貴、無賤、無長、無少，道之所存，師之所存也。

嗟乎！師道之不傳也久矣！欲人之無惑也難矣！古之聖人，其出人也遠矣，猶且從師而問焉；今之眾人，其下聖人也亦遠矣，而恥學於師。是故聖益聖，愚益愚，聖人之所以為聖，愚人之所以為愚，其皆出於此乎！

愛其子，擇師而教之，於其身也則恥師焉，惑矣！彼童子之師，授之書而習其句讀者，非吾所謂傳其道、解其惑者也。句讀之不知，惑之不解，或師焉，或不焉，小學而大遺，

吾未見其明也。

巫、醫、樂師、百工之人，不恥相師；士大夫之族，曰師、曰弟子云者，則群聚而笑之。問之，則曰：「彼與彼年相若也，道相似也。位卑則足羞，官盛則近諛。」嗚呼！師道之不復可知矣。巫、醫、樂師、百工之人，君子不齒，今其智乃反不能及，其可怪也歟！

聖人無常師：孔子師郯子、萇弘、師襄、老聃。郯子之徒，其賢不及孔子。孔子曰：「三人行，則必有我師。」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師，師不必賢於弟子，聞道有先後，術業有專攻，如是而已。

李氏子蟠，年十七，好古文，六藝經傳，皆通習之，不拘於時，學於余。余嘉其能行古道，作《師說》以貽之。

進學解

國子先生晨入太學，招一作「召」諸生立館下，誨之曰：「業精於勤，荒於嬉；行成於思，毀於隨。方今聖賢相逢，治具畢張，拔去凶邪，登崇畯一作「俊」良。占小善者率以錄，名一藝者無不庸，爬一作「把」羅剔抉，刮垢磨光。蓋有幸而獲選，孰云多而不揚。諸生業患不能精，無患有司之不明，行患不能成，無患有司之不公。」

言未既，有笑於列者曰：「先生欺余哉！弟子事先生，於茲有年矣。先生口不絕吟一作「唫」於六藝之文，手不停披於百家之編。記事者必提其要，纂言者必鉤其玄。貪多務得，細大不捐，焚膏油以繼晷，恆兀兀一作「矻矻」以窮年。先生之業一作「先生之於業」，可謂勤矣。抵排異端，攘斥佛老。補苴罅漏，張皇幽眇。尋墜緒之茫茫，獨旁搜而遠紹。障百川而東之，回狂瀾於既倒。先生之於儒，可謂有勞矣。沈一作「沉」浸醲郁，含英咀華。作為文章，其書滿家。上規姚姒。渾渾無涯。《周誥》《殷盤》，佶屈聱牙。《春秋》謹嚴，《左氏》浮誇。《易》奇而法，《詩》正而葩。下逮《莊》《騷》，太史所錄，子雲相如，同工異曲。先生之於文，可謂閎其中而肆其外矣。少始知學，勇於敢為：長通於方，左右具宜。先生之於為人，可謂成矣。然而公不見信於人，私不見助於友，跋前躓後，動輒得咎。暫為御史，遂竄南夷；三年博士，冗不見治。命與仇謀，取敗幾時。冬暖而兒號寒，年豐而妻啼饑。頭童齒豁，竟死何裨！不知慮此，而反教人為？」

先生曰：「吁！子來前，夫大木為杗，細木為桷，樗櫨侏儒，椳闑扈楔，各得其宜，施以成室者，匠氏之工也；玉劉丹砂，赤箭青芝，牛溲馬勃，敗鼓之皮，俱收並蓄，待用無遺者，醫師之良也；登明選公，雜進巧拙，紆餘為妍，卓犖為傑，校短量長，惟器是適者，宰相之方也。昔者孟軻好辯，孔道以明，轍環天下，卒老於行；荀卿守正，大論是宏，逃讒於楚，廢死蘭陵。是二儒者，吐辭為經，舉足為法，絕類離倫，優入聖域。其遇於世何如也？今先生學雖勤而不繇其統，言雖多而不要其中，文雖奇而不濟於用，行雖修而不顯於眾，猶且月費俸錢，歲靡廩粟，子不知耕，婦不知織，乘馬從徒，安坐而食，踵常途之促促，窺陳編一作「篇」以盜竊。然而聖主不加誅，宰相不見斥，茲非其幸歟！動而得謗，名亦隨之，投閑置散，乃分之宜。若夫商財賄之有亡，計班資之崇庳，忘已量一作「量己」之所稱，指前人之瑕疵，是所謂詰匠氏之不以杙為楹，而訾醫師以昌陽引年，欲進其豨苓也。」

本政

周之政文，既其弊也，後世不知其承，大敷古先，遂一時之術以明示民，民始惑教，百氏之說以興。其言曰：天下可為也。彼之政仁矣，反於誼；此之政敬矣，戾於忠。何居？我其周從乎！曰：周不及殷，其殷從乎？曰夏、曰虞、曰陶唐、曰三皇氏、曰遂古之初，暴孽情，飾淫誌，枝辭琢正，紛紊糾射，以僻民和，以導民亂。嗚呼，道之去世，其終不復矣乎！長民者發一號、施一令，民莫不悱然非矣。謂不可守，遽變而從之。譬將適千里，及門而復，後雖矻矻，決不可暨。原其始，固有啟之者也。聞於師曰：古之君天下者化之不示其所以化之之道，及其弊也易之不示其所以易之之道：政以是得，民以是淳。其有作者，知教化之所繇廢，抑詭怪而暢皇極，伏文貌而尚忠質，茫乎天運，窅爾神化。道之行也，其庶已乎！

守戒

《詩》曰「大邦維翰」，《書》曰「以藩王室」，諸侯之於天子，不惟守土地奉職貢而已，固將有以翰藩之也。今人有宅於山者，知猛獸之為害，則必高其柴棧而外施陷阱以待之；宅於都者，知穿窬之為盜，則必峻其垣牆而內固扃鐍以防之。此野人鄙夫之所及，非有過人之智而後能也。今之通都大邑，介於倔強之間，而不知為之備，噫，亦惑矣！

野人鄙夫能之，而王公大人反不能焉，豈材力為有不足歟？蓋以謂不足為而不為耳！天下之禍，莫大於不足為，材力不足者次之。不足為者，敵至而不知，材力不足者，先事

而思，則其於禍也有間矣。彼之倔強者，帶甲荷戈，不知其多少，其綿地則千里，而與我壤地相錯，無有丘陵、江河、洞庭、孟門之關其間，又自知其不得與天下齒，朝夕舉踵引頸，冀天下之有事，以乘吾之便。此其暴於猛獸穿窬也甚矣。嗚呼，胡知而不為之備乎哉！賁育之不戒，童子之不抗；魯雞之不期，蜀雞之不支。今夫鹿之於豹，非不巍然大矣，然而卒為之禽者，爪牙之材不同，猛怯之資殊也。曰：然則如之何而備之？曰：在得人。

圬者王承福傳

圬之為技，賤且勞者也，有業之，其色若自得者。聽其言，約而盡。問之：王其姓，承福其名，世為京兆長安農夫。天寶之亂，發人為兵，持弓矢十三年，有官勳，棄之來歸，喪其土田，手鏝衣食，餘三十年。舍於市之主人，而歸其屋食之當焉。視時屋食之貴賤，而上下其圬之傭以償之，有餘，則以與道路之廢疾餓者焉。

又曰：粟，稼而生者也，若布與帛，必蠶織而後成者也，其他所以養生之具，皆待人力而後完也，吾皆賴之。然人不可遍為，宜乎各致其能以相生也。故君者，理我所以生者也；而百官者，承君之化者也。任有小大，惟其所能，若器皿焉。食焉而怠其事，必有天殃，故吾不敢一日舍鏝以嬉。夫鏝易能，可力焉，又誠有功，取其直，雖勞無愧，吾心安焉。夫力易強而有功也，心難強而有智也，用力者使於人，用心者使人，亦其宜也，吾特擇其易為而無愧者取焉。

嘻！吾操鏝以入富貴之家有年矣，有一至者焉，又往過之，則為墟矣；有再至三至者焉，而往過之，則為墟矣。問之其鄰，或曰：噫！刑戮也。或曰：身既死，而其子孫不能有也。或曰：死而歸之官也。吾以是觀之，非所謂食焉怠其事，而得天殃者耶！非強心以智而不足，不擇其才之稱否而冒之者耶！非多行可愧，知其不可而強為之者耶！將貴富難守，薄功而厚享之者耶！抑豐悴有時，一去一來而不可常者耶！吾之心憫焉，是故擇其力之可能者行焉。樂富貴而悲貧賤，我豈異於人哉！

又曰：功大者，其所以自奉也博，妻與子皆養於我者也，吾能薄而功小，不有之可也。又吾所謂勞力者，若立吾家而力不足，則心又勞也，一身而二任焉，雖聖者不可能也。

愈始聞而惑之，又從而思之，蓋賢者也，蓋所謂「獨善其身」者也。然吾有譏焉，謂其自為也過多，其為人也過少，其學楊朱之道者耶？楊之道，不肯拔我一毛而利天下，而

夫人以有家為勞心，不肯一動其心以畜其妻子，其肯勞其心以為人乎哉！雖然，其賢於世之患不得之而患失之者，以濟其生之欲貪邪而亡道以喪其身者，其亦遠矣！又其言有可以警予者，故予為之傳而自鑒焉。

五箴五首

人患不知其過，既知之不能改，是無勇也。[1]余生三十有八年。[2]發之短者日益白，齒之搖者日益脫，聰明不及於前時，道德日負於初心。[3]其不至於君子而卒為小人也，昭昭矣！作《五箴》以訟其惡雲。

遊箴

余少之時，將求多能，蚤夜以孜孜；余今之時，既飽而嬉，蚤夜以無為。[4]嗚呼余乎，其無知乎？[5]君子之棄，而小人之歸乎？

言箴

不知言之人，烏可與言？[6]知言之人，默焉而其意已傳。[7]幕中之辯，人反以汝為叛；[8]臺中之評，人反以汝為傾。[9]汝不懲邪！而呶呶以害其生邪！[10]

行箴[11]

行與義乖，言與法違，後雖無害，汝可以悔；行也無邪，言也無頗，[12]死而不死，汝悔而何？宜悔而休，汝惡曷瘳？宜休而悔，汝善安在？悔不可追，[13]悔不可為；思而斯得，汝則弗思。

好惡箴

無善而好，[14]不觀其道；無悖而惡，不詳其故。前之所好，今見其尤；從也為比，舍也為仇。前之所惡，今見其臧；從也為愧，舍也為狂。維仇維比，維狂維愧，於身不祥，於德不義。不義不祥，維惡之大，幾如是為，而不顛沛？齒之尚少，庸有不思，今其老矣，不慎胡為！

知名箴

內不足者，急於人知；霈焉有余，厥聞四馳。[15]今日告汝，知名之法：勿病無聞，病其曄曄。昔者子路，惟恐有聞，赫然千載，德譽愈尊。矜汝文章，負汝言語，乘人不能，掩以自取。汝非其父，汝非其師，不請而教，誰雲不欺？欺以賈憎，[16]掩以媒怨，汝曾不寤，以及於難。小人在辱，亦克知悔，及其既寧，[17]終莫能戒。既出汝心，又銘汝前，汝如不顧，禍亦宜然！[18]

後漢三賢贊三首

王充者何？會稽上虞。本自元城，爰來徙居。[19]師事班彪，家貧無書，閱書於肆，市肆是遊，一見誦憶，遂通眾流。閉門潛思，《論衡》以修。[20]為州治中，自免歸歟。同郡友人，謝姓夷吾，上書薦之，待詔公車，以不行。[21]年七十余，乃作《養性》，一十六篇。肅宗之時，終於永元。

王符節信，安定臨涇。好學有誌，為鄉人所輕。[22]憤世著論，《潛夫》是名。[23]《述赦》之篇，以赦為賊，良民之甚，其旨甚明。[24]皇甫度遼，聞至乃驚，衣不及帶，屣履出迎，豈若雁門，問雁呼卿。[25]不仕終家，籲嗟先生。

仲長統公理，[26]山陽高平。謂高幹有雄誌而無雄才，[27]其後果敗。[28]以此有聲，俶儻敢言。[29]語默無常，人以為狂生。州郡會召，稱疾不就。著論見情，初舉尚書郎。[30]後參丞相軍事，卒不至於榮。論說古今，發憤著書，《昌言》是名。[31]友人繆襲，稱其文章，足繼《西京》。[32]四十一終，[33]何其短邪，嗚呼先生！

諱辯

愈與李賀書，勸賀舉進士。賀舉進士有名，與賀爭名者毀之曰：「賀父名晉肅，賀不舉進士為是，勸之舉者為非。」聽者不察也，和而唱之，同然一辭，皇甫湜曰：「若不明白，子與賀且得罪。」愈曰：「然」。

《律》曰：「二名不偏諱。」釋之者曰：謂若言「徵」不稱「在」，言「在」不稱「徵」是也。《律》曰：「不諱嫌名。」釋之者曰：謂若「禹」與 「雨」，「邱」與「菖」之類是也。今賀父名晉肅，賀舉進士，為犯「二名律」乎？為犯「嫌名律」乎？父名晉肅，

子不得舉進士，若父名「仁」，子不得為人乎？

夫諱始於何時？作法制以教天下者，非周公、孔子歟？周公作詩不諱；孔子不偏諱二名；《春秋》不譏不諱嫌名；康王釗之孫實為昭王；曾參之父名皙，曾子不諱「昔」。周之時有騏期，漢之時有杜度，此其子宜如何諱？將諱其嫌，遂諱其姓乎？將不諱其嫌者乎？漢諱武帝名「徹」為「通」，不聞又諱「車轍」之「轍」為某字也；諱呂后名「雉」為「野雞」，不聞又諱「治天下」之「治」為某字也。今上章及詔，不聞諱「湝」、「勢」、「秉」。「機」也。惟宦者宮妾，乃不敢言「諭」及 「機」，以為觸犯。士君子言語行事，宜何所法守也？今考之於經，質之於律，稽之以國家之典，賀舉進士為可耶，為不可耶？

凡事父母得如曾參，可以無譏矣，作人得如周公、孔子，亦可以止矣。今世之士，不務行曾參、周公、孔子之行，而諱親之名則務勝於曾參、周公、孔子，亦見其惑也。夫周公、孔子、曾參卒不可勝；勝周公、孔子、曾參，乃比於宦者宮妾：則是宦者宮妾之孝於其親，賢於周公、孔子、曾參者耶？

訟風伯

維茲之旱兮，其誰之由。我知其端兮，風伯是尤。山升雲兮澤上氣，雷鞭車兮電搖幟。雨浸浸兮將墜，風伯怒兮雲木得止。暘烏之仁兮，念此下民。其光兮，不鬥其神。嗟風伯兮其獨謂何，我於爾兮豈有其他。求其時兮修祀事，羊甚肥兮酒甚旨。食足飽兮飲足醉，風伯之怒兮誰使。雲屏屏兮吹使離之，氣將交兮吹使離之。鑠之使氣不得化，寒之使雲不得施。嗟爾風伯兮，欲逃其罪又何辭。上天孔明兮，有紀有綱。我今上訟兮，其罪誰當。天誅加兮不可悔，風伯雖死兮人誰汝傷。

伯夷頌

士之特立獨行，適於義而已。不顧人之是非，皆豪傑之士，信道篤而自知明者也。一家非之，力行而不惑者，寡矣；至於一國一州非之，力行而不惑者，蓋天下一人而已矣；若至於舉世非之，力行而不惑者，則千百年乃一人而已耳。若伯夷者，窮天地、亙萬世而不顧者也。昭乎日月不足為明，崒乎泰山不足為高，巍乎天地不足為容也！當殷之亡、周之興，微子賢也，抱祭器而去之；武王、周公聖也，從天下之賢士，與天下之諸侯，而往攻之，未嘗聞有非之者也。彼伯夷叔齊者，乃獨以為不可。殷既滅矣，天下宗周，

彼二子乃獨恥食其粟，餓死而不顧。繇是而言，夫豈有求而為哉？信道篤而自知明也。今世之所謂士者，一凡人譽之，則自以為有餘；一凡人沮之，則自以為不足。彼獨非聖人，而自是如此。夫聖人乃萬世之標準也。余故曰：若伯夷者，特立獨行，窮天地、亙萬世而不顧者也。雖然，微二子，亂臣賊子接跡於後世矣。

註釋

↑ 或無是字。

↑ 三或作四，或從閣、杭、蜀本云：“ 洪、樊辨證詳矣。 ”

↑ 二於字或並作於。

↑ 余，方從閣、杭、蜀本並作於，云：“《左傳》：“ 於民生之不易，於勝之不可保。 ”杜註：於，曰也。今按：方說不為無據，然與所證之文初不相似，況下文有嗚呼余乎，則此於字皆是余字明矣。

↑ 知下或無乎字。

↑ 烏或作焉。

↑ 焉或作然。

↑ 此非佐董晉、張建封於汴徐二州時。

↑ 此謂為監察御史，坐論天旱人饑，出為陽山令。以汝，方並作汝以。今按：近世校本，務為新奇，多作倒語，文乖字逆，幾類歐陽公所譏石公操作字之怪，殊失韓公立言本意。今悉正之，不敢從也。

↑ 呶音鐃。

↑ 行或作悔。

↑ 普禾切。

↑ 追，諸本皆同，而方從閣、杭作止。今按：草書追字，近似止字，二本偶以轉寫致誤，而方乃以好怪取之，不復計其文義之通塞，可一笑也。

↑ 善，方從杭、蜀作悖。今按：二本蓋由下句而誤，方亦不顧文義而取之也。

↑ 焉或作然，閒，去聲。

↑ 賈音古。

↑ 及其或作其及。

↑ 禍亦，方作辱則。

↑ 充字仲任，其先魏郡元城人。父誦，徙居上虞。

↑ 充歸鄉里，屏居教授。以為俗儒守文，多失其言。乃閉門潛思，著《論衡》八十五篇。

↑ 刺史董勤辟充從事，轉治中，自免還家。友人同郡謝夷吾上書薦充才學，肅宗特詔公車征，以不行。

↑ 或無為字，人或作裏。

↑ 符著《潛夫論》三十六篇，以議當時得失。不欲章顯其名，故號曰《潛夫論》。

↑ 甚或作患。王符《述赦篇》曰：“ 今日賊良民之甚者，莫大於數赦。 ”公全具此語。

↑ 皇甫規解官歸安定，鄉人有以貨得雁門守者，謁規，規臥不起。既入而問：“ 卿前在郡食雁美乎？ ”有頃，王符在門，規素聞符名，衣不及帶，屣履出迎。時人為之語曰：“ 徒見二千石，不如一逢掖。 ”

↑ 仲長統字公理，或無仲字。

↑ 謂上或有自字。

↑ 并州刺史高幹素貴，有名士多歸附。時統過幹，幹訪以當時之事，統謂幹曰：“ 君有雄誌而無雄才 ”。未幾，幹以并州叛，卒至於敗。

↑ 俶或作倜，或云俶與傳合。

↑ 舉下或有高第字。今按：本傳無高第字。

↑ 著論名曰《昌言》，凡三十四篇。

↑ 文章，或云考本傳當作才章。公三贊未嘗私立一語。

↑ 一下或有而字。

此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